

足本

鉛印

水滸傳演義

卷九

卷六

精校全圖  
足本鉛印

繡像水滸傳演義

上海廣興書局印行

病關索  
大鬧翠  
屏山

撲死鵬雙  
修生死路



一大青拔王堙



吳學  
穴雙  
掌連  
環計



評註圖像水滸傳卷之九

第四十五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話說當下衆鄰舍結住王公直到薊州府裏首告知府却纔陞廳一行人跪下告道這老子挑

着一擔糕粥潑翻在地下看時有兩個死屍在粥裏先說潑粥次說死屍一個是和尙一個是頭陀俱

各身上無一絲頭陀身邊有刀一把老子告道老漢每日嘗賣糕糜營生只是五更出來趕趁

今朝起得早了些個和這鐵頭猴子只顧走不看下面一交絆翻碗碟都打碎了相公可憐訴重

今朝起得早了些個和這鐵頭猴子只顧走不看下面一交絆翻碗碟都打碎了相公可憐訴重

住到官倒被妙活是不知高低老子望相公明鏡辨察知府隨即取了供詞行下公文委當方里甲帶了件作公

人押了鄰舍王公一千人等下來簡驗屍首明白回報衆人登場看簡已了回州裏復知府被

殺死僧人係是報恩寺闍黎裴如海傍邊頭陀係是寺後胡道和尚不穿一絲身上三四道擗

傷致命方死胡道身邊見有兇刀一把只見頂上有勒死傷痕一道係是胡道掣刀擗死和尚

懼罪自行勒死益莫石秀胸中精細做事出人知府叫拘本寺僧鞠問緣故俱各不知情緣知府也沒個決斷當案

孔目稟道眼見得這和尚裸形赤體必是和那頭陀幹甚麼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殺死不干王

公之事鄰舍都教召保聽候屍首着仰本寺住持即備棺木盛殮放在別處立個互相殺死的

文書便了知府道也說得是隨即發落了一千人等不在話下前巷頭裏又是一條巷那些好事的子

弟做成一隻曲兒唱道堪笑報恩和尚撞着前生冤障將善男瞞了妙信女勾來妙要他喜捨

肉身妙慈悲歡暢妙怎極樂觀音方纔接引妙蚤血盆地獄塑來出相是真妙辭想色空空色空

色色空空他全不記多心經上妙到如今徒弟度生回妙絕連長老湟盤街巷妙絕若容得頭陀

心服而石之必雲雄至有巧厥不胸盈此於淫夫曰最婦殺又婦殺前

心服而石之必雲雄至有巧厥不胸盈此於淫夫曰最婦殺又婦殺前



松之於大金  
連也武大  
已死則武  
松實不得  
問此武  
松萬不  
松而大  
已若武  
此若武  
固在武  
不若武  
金運者  
也今石  
之於巧  
既去則  
石矣以  
殺姓楊  
人姓妻  
何法也  
之武松  
殺二兄  
是為兄  
仇與已  
不與焉  
石秀不  
四人不  
為已明  
而雄無  
楊雄無  
也觀巧  
所以汚

頭陀容得和合多僧妙○多僧者上下各二也同房共住妙未到得無常勾帳妙只道目連救母上西天從不見

這賊禿為娘身喪絕妙後頭巷裏又是一條巷也有幾個好事的子弟聽得前頭巷裏唱着却不伏氣便

也做隻臨江仙唱出來賽他道淫戒破時招殺報妙因緣不爽分毫妙本來面目忒蹊蹊妙一

絲真不掛妙立地放屠刀真正絕妙好辭大和尚今朝圓寂了絕倒小和尚昨夜狂騷絕倒頭陀刎頸見相交

為事同穴死絕倒誓願不相驕妙兩隻曲條條巷又是條條巷都唱動了那婦人聽得目瞪口呆却

不敢說只是肚裏暗暗地叫苦楊雄在薊州府裏有人告道殺死和尚頭陀心裏早知了些個

尋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來的我前日一時間錯怪了他我今日閒些且去尋他問他個真

實正在過州橋前來只聽背後有人叫道哥哥那里去楊雄回過頭來見是石秀撞着恰好便道兄

弟我正沒尋你處石秀道哥哥且來我下處和你說話把楊雄引到客店裏小房內說道哥哥

兄弟不說謊麼石秀可畏筆寫出咄咄相逼之勢楊雄道兄弟如今你休怪我是我一時之愚蠢因酒後誤失其言

反被那婆娘猜破了說兄弟許多不是我今特來尋賢弟負荆請罪石秀道哥哥兄弟雖是個

不才小人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做別樣之事此語前武松亦曾說却覺其闊大今在石秀文中便見其尖刻顯乃各入其妙怕哥哥日後中

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教哥哥看此句直貫上盡別在此皆石秀語中問却夾寫一句將出衣裳越顯石秀咄咄可畏將出和尚頭陀的衣裳盡

剝在此將出衣裳了又說在此四字寫得如活楊雄看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了這賊人出這口惡氣

石秀笑道你又來了石秀又狠毒又精細筆筆寫出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

他真姦如何殺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說時却不錯殺了人石秀轉說結復可畏楊雄道似此怎生罷休得休罷

二字絕倒忽然說倒碎割忽然說到罷休是楊雄也石秀道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語教你這個好男子楊雄道賢弟你怎地教我

文同子男子石秀道比開東門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明日只說道我多時不曾

燒香。我等來和大嫂同去。把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兒。同到山上。細精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當頭對面。把這是非都對得明白了。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書。棄了這婦人。多恐楊雄不肯且先說是休棄。對得是非對準。地地是休棄。對得是非對準。地地是休棄。細節節狠毒。我惡其人。却不是上着。楊雄道。兄弟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我已知了。都是那婦人說謊。不肯。石秀道。不然。可畏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寫石秀可畏之極楊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然不差。是楊我明日准定和那賤人來。你却休要誤了。石秀道。小弟不來時。所言俱是虛謬。句句生發。字字出角。轉說轉復。可畏。楊雄當下別了石秀。離了客店。且去府裏辦事。至晚回來。並不提起。亦不說甚。只和每日一般。前夜何不傾。情遇合成趣。次日天明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夢見神人怪我。說有舊願。不曾還得。也是還願。絕倒。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未曾還得。今日我閒些。要去還了。須和你同去。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了罷。要我去何用。同是還願。肯去一不肯去。寫來絕倒。楊雄道。這願心。却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必須要和你同去。那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喫些素飯。燒湯洗浴了去。楊雄道。我去買香紙。僱轎子。你便洗浴了。梳頭插帶了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楊雄又來客店裏。相約石秀。飯罷便來。兄弟休悞。石秀道。哥哥。你若擡得來時。只教在半山裏下了轎。你三個步行上來。我自來上面一個僻處。等你不要帶閒人上來。石秀色色精細。可畏之甚。楊雄約了石秀。買了紙燭歸來。喫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此事。只顧打扮的齊齊整整。迎兒也插帶了。轎夫扛轎子。早在門前伺候。楊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藩公道。多燒香。早去早回。宛然前日石秀告潘公語。遇合成趣。那婦人上了轎子。迎兒跟着。楊雄也隨在後面。出得東門來。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與我擡上翠屏山去。我自多還你些轎錢。不到兩個時辰。早來到翠屏山上。原來這座翠屏山。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亂墳。上面一望盡是青草。白楊。並無菴舍寺院。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擡到半山。叫轎夫

燒香。我等來和大嫂同去。把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兒。同到山上。細精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當頭對面。把這是非都對得明白了。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書。棄了這婦人。多恐楊雄不肯且先說是休棄。對得是非對準。地地是休棄。對得是非對準。地地是休棄。細節節狠毒。我惡其人。却不是上着。楊雄道。兄弟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我已知了。都是那婦人說謊。不肯。石秀道。不然。可畏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寫石秀可畏之極楊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然不差。是楊我明日准定和那賤人來。你却休要誤了。石秀道。小弟不來時。所言俱是虛謬。句句生發。字字出角。轉說轉復。可畏。楊雄當下別了石秀。離了客店。且去府裏辦事。至晚回來。並不提起。亦不說甚。只和每日一般。前夜何不傾。情遇合成趣。次日天明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夢見神人怪我。說有舊願。不曾還得。也是還願。絕倒。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未曾還得。今日我閒些。要去還了。須和你同去。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了罷。要我去何用。同是還願。肯去一不肯去。寫來絕倒。楊雄道。這願心。却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必須要和你同去。那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喫些素飯。燒湯洗浴了去。楊雄道。我去買香紙。僱轎子。你便洗浴了。梳頭插帶了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楊雄又來客店裏。相約石秀。飯罷便來。兄弟休悞。石秀道。哥哥。你若擡得來時。只教在半山裏下了轎。你三個步行上來。我自來上面一個僻處。等你不要帶閒人上來。石秀色色精細。可畏之甚。楊雄約了石秀。買了紙燭歸來。喫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此事。只顧打扮的齊齊整整。迎兒也插帶了。轎夫扛轎子。早在門前伺候。楊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藩公道。多燒香。早去早回。宛然前日石秀告潘公語。遇合成趣。那婦人上了轎子。迎兒跟着。楊雄也隨在後面。出得東門來。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與我擡上翠屏山去。我自多還你些轎錢。不到兩個時辰。早來到翠屏山上。原來這座翠屏山。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亂墳。上面一望盡是青草。白楊。並無菴舍寺院。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擡到半山。叫轎夫

松又寫一  
石秀嗚呼  
又何奇也

評話小清傳 卷九

歇下轎子。拔去葱管。搭起轎簾。微細必悉叫那婦人出轎來。婦人問道。却怎地來這山裏。楊雄道。你

只顧且上去。轎夫只在這裡等候。不要來。少刻一發打發你酒錢。轎夫道。這個不妨。小人只在

自此間伺候便了。楊雄引着那婦人并迎兒三個人上了四五層山坡。只見石秀坐在上面。那

婦人道。香紙如何不將來。婦人未上轎。楊雄以買香紙。誑之及其轎上。轎夫雄便只空身跟來。以免後文收拾也。楊雄道。我自先使人將上去了。把婦人

一引。引到一處古墓裏。前日一引。二引。三引。四引。正。引今日只一引。遇合成趣。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桿棒都放在樹根前來。精細之極。道

嫂嫂拜揖。只四字亦復。咄咄活畫。那婦人連忙應道。叔叔怎地也在這裡。一頭說。一面肚裏喫了一驚。活畫。石秀

道。在此專等多時。可畏。楊雄道。你前日對我說道。叔叔多遍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着你胸

前問你有孕也。未今日這里無人。你兩個對得明白。那婦人道。哎呀。過了的事。只顧說甚麼。絕妙

絕石秀睜着眼道。嫂嫂你怎麼說。活畫石秀。只四字妙絕。那婦人道。叔叔。你沒事。自把鬚兒提做甚麼。妙絕。絕倒。合前後二語。

想婦人此時千難萬難。妙筆能體出也。石秀道。嫂嫂。你怎麼說。只一字妙絕。上只四字。此只一字。而石秀一片精細。滿面狠毒。都活畫出來。俗本妄改許多閒話。失之萬里。便打開包裹。取出海閣黎並頭

陀的衣服來。撒放地下道。你認得麼。咄咄。畏人。那婦人看了。飛紅了臉。無言可對。石秀颺地掣出腰

刀。石秀狠毒之極。妙筆寫出。便與楊雄說道。此事只問迎兒。看他寫出。翠屏山全。是石秀調遣雄道。楊雄便揪過那丫頭。是楊雄。跪在面前。喝

道。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說。如何在和尚房裏入姦。一如。如何約會把香桌兒為號。二如。如何

教頭陀來敲木魚。三如何。問。中三用如何。實對我說。饒你這條性命。但瞞了一句。先把你剝做肉泥。迎兒叫道。

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殺我。我說與你。如何僧房中喫酒。一如。如何上樓看佛牙。二如。如何趕他

下樓。看潘公酒醒。三如。第三日。如何頭陀來後門化齋飯。四如。如何教我取銅錢佈施與他。五如。

如何娘子和他約定。但是官人當牢上宿。要我掇香桌兒放出後門外。便是暗號。頭陀來看

了。却去報知和尚。六如。如何海閣黎。扮做俗人。帶頭巾入來。娘子扯去。露出光光頭來。七如。



如何五更聽敲木魚響要我開後門放他出去。何八如何娘子許我一副釧鐲一套衣裳。略此補

我只得隨順了。何九如何往來已不止數十遭。後來便喫殺了。何十如何又與我幾件首飾。教

我對官人說。石叔叔把言語調戲一節。這個我眼裏不曾見。因此不敢說。十一如何補前只此是實。

並無虛謬。迎兒說罷。石秀便道。哥哥得知麼。石秀可畏語這般言語。須不是兄弟叫他如此說。語語咄咄來逼

請哥哥却問嫂嫂。備細緣由。看地又楊雄揪過那婦人來。是楊雄喝道。賊賤人。丫頭已都招了。你便

一些兒休賴。再把實情對我說了。饒你這賤人一條性命。那婦人說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舊

日夫妻之面。饒恕了我這一遍。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石秀狠毒之極我惡其人寫得須要問嫂嫂後頭。

一個備細緣繇。楊雄喝道。賤人你快說。那婦人只得把和尚二年如何起意。何一如如何來結

拜我父做乾爺。何二做好事日如何先來下禮。何三我遞茶與他。如何只管看我笑。何四如何

石叔叔出來。連忙去了。何五如何我出去拈香。只管捱近身來。何六半夜如何到布簾前。捏我

的手。便叫我還了願好。何七如何叫我是娘子。騙我看佛牙。何八如何求我圖個長便。何九如

何教我反問你。便撚得石叔叔出去。何十如何定要我把迎兒也與他說。不時我便不來了。十一

如何○迎兒說一遍巧雲又說一遍却句句不同迎兒所說皆是事巧雲所說皆是情也一一都說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上第十句已明

要特地個提出來洗刷清那婦人道。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蹊蹺。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

他也是前兩三夜他先教道我如此說。補文中這早晨便把來支吾。實是叔叔並不會恁地。石秀

道。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石秀轉說更可畏○通通結來到此一句寫石秀

弟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面。剝了衣裳。然後我自伏侍他。楊雄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

衣服都剝了。便把二字寫石秀可畏可恨楊雄割兩條裙帶。把婦人綁在樹上。石秀徑把迎兒的首飾也去了。把便

第四十五回

黃興書局藏版

妙徑把又妙都罵  
石長可畏可恨

遞過刀來

寫石二却在人情之外天地間固另有此一等狠毒人

說道哥哥這個小賤人留他做甚麼一發斬草除根

何至於此

楊雄應道果然笑兄弟把刀來我自動手迎兒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楊雄手起一刀

揮作兩段那婦人在樹人叫道叔叔勸一勸活畫石秀道嫂嫂不是我石秀狠毒句句都畫出來○不是你勸的事又是你幫的事耶絕倒楊

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頭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叫不得楊雄却指着罵道你這賊賤人我

一時誤聽不明險些被你瞞過了一者壞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

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下不取出心肝五

臟掛在松樹上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却將釵釧首飾都拴在包裹裏了好楊雄道

兄弟你且來和你商量一個長便如今一個奸夫少翻了一個一個淫婦亦少說了一個都已殺了只是我和你

投那里去安身石秀道兄弟自有個所在請哥哥便行寫石秀精細出人楊雄道却是那里去石秀道哥

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去投梁山泊入夥却投那里去楊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

那里一個人如何便肯收錄我們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及時雨宋公

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楊雄道凡事先

難後易免得後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

石秀寫得色色出人我叫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個人

一個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尙兀自在包裹

忽然因此可去投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哥哥你也這

般搭纏倘或入城事發拏住如何脫身放着包裹裏見有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

有人同去也投用了逗一句引可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何解救這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

我們只好望山後走石秀便背上包裹拿了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刀却待要離古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奔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文奇楊雄石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文奇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

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里做些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薊州府裏喫官司却是楊

雄救了人都叫他做鼓上蚤當時楊雄便問時遷你如何在這里時遷道節級哥哥聽稟小人

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覓兩分東西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却聽說

去投梁山泊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雞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得二位哥哥上

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否石秀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里如今招納壯士那爭

你一個若如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却認得小路去好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個人

自取小路下後山投梁山泊去了却說這兩個轎夫在半山裏等到紅日平西不見三個下來

分付了又不敢上去挨不過了活如不免信步尋上山來只見一羣老鴉成團打塊在南墓上文奇

兩個轎夫上去看時原來却是老鴉奪那肚腸喫以此聒噪文奇轎夫看了喫着一驚慌忙回家

報與潘公一同去薊州府裏首告知府隨即差委一員縣尉帶了仵作行人來翠屏山簡驗屍

首已了回復知府稟道簡得一口婦人潘巧雲割在松樹邊使女迎兒殺死在古墓下墳邊遺

下一堆婦人與和尚頭陀衣服寫石秀胸中經濟如許知府聽了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陀的事備細詢問潘公

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絲細說了一遍知府道眼見得這婦人與和

尚通姦那女使頭陀做脚想石秀那廝路見不平殺死頭陀和尚楊雄這廝今日殺了婦人女

使無疑定是如此只拏得楊雄石秀便知端的當即行移文書捕獲楊雄石秀其餘轎夫人等

平土火牛車

各放回聽候。潘公自去買棺木。將屍首殯葬。不在話下。再說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薊州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窪。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個人行到門首。店小二却待關門。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這等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曾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爐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問道。店裏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買了去。只剩得一甕酒在這裡。並無下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却理會。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就淘了做起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敘得清出楊雄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二。敘得清出先回他這甕酒來。喫。明日一發算帳。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裏面掇出那甕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桌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石秀洗了脚手。寫時遷漸引入事來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非必要小二同飲只爲要問起祝家舖細也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喫。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插着數十把好扑刀。奇問小二道。你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小二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裡。石秀道。你家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里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凜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里方圓三十里。却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稱爲祝氏三傑。莊前後有五百人家。都是佃戶。各家分下兩把扑刀。與他。這里喚作祝家店。常有數十個家人來店裏上宿。以此分下扑刀在這裡。石秀道。他分軍器在店裏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他那裏賊人來借糧。因此準備下。石秀道。與你些銀兩。同與我一把扑刀用如何。

小二哥道。這個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顧喫酒。小二道。小人喫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寬飲幾杯。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喫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喫麼。楊雄道。店

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里得來。時遷嘻嘻的笑道。去灶上提出一隻老大公雞來。都是生發後文無甚出色楊

雄問道。那里得這雞來。時遷道。小弟却纔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雞在籠裏尋思沒甚喫酒。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後面。就那裏擗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哥哥喫。楊雄道。

你這廝還是這等賊手。賊脚。石秀笑道。還未改本行。三個笑了一回。把這雞來手撕開喫。了一

面盛飯來喫。只見那店小二略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將起來。前後炤管。只見廚桌上有些雞毛

和雞骨頭。却去灶上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不見了雞。連忙出來問道。客

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雞喫。時遷道。見鬼了耶耶。其聲如聞我自路上買得

這隻雞來喫。何曾見你的雞。小二道。我店裏的雞却那里去了。時遷道。敢被野猫拖了。黃猴子

喫了。鵲鷹撲去了。我却怎地得知。其聲如聞小二道。我的雞纔在籠裏。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

要爭。直幾錢。陪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雞。店內少他不得。你便陪我十兩銀子。也不

濟。只要還我雞。石秀大怒道。你詐哄誰。老爺不陪你便怎的。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

里討野火喫。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拏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看他要生出事頭無可生處如此曲折寫來

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拏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陪

你。怎地拏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出三五個大漢來。逕奔楊雄石秀來。

被石秀手起一拳一個。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拳打腫了臉。做聲不得。這幾個



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廝們。一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喫了飯走了罷。三個當下喫飽了。把包裹分開背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鎗架子上揀了一條好扑刀。好石秀道左

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便去灶前尋了把草。灶裏點個火。望裏面四下焯着。畢竟寫出是石秀看那

草房被風一煽。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個拽開脚步。望大路便走。三個

人行。了兩個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二三百人。發着喊。趕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小路走。石秀只楊雄道。且住。一個來殺一個。兩個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走。此處却

雄說猶未了。四下裏合攏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獨寫楊雄三個挺着扑刀來戰莊客。那

夥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棒趕來。楊雄手起扑刀。早戳翻了五七個。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待要

退。石秀趕入去。又戮翻了六七八人。四下里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

頭都退去了。三個得一步。趕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起。枯草裏舒出兩把撓鈎來。正把時遷一

撓鈎搭住。拖入草窩裏去了。苦一時遷拋去。便令下文住手。不得却生出三打祝家莊也。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舒出兩把撓

鈎來。却得楊雄眼快。將把扑刀一撥。撥開。望草裏便戳。發聲喊都走了。不可不救。不可定救。只如此好。兩個見捉了

時遷。怕深入重地。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里尋路走罷。見遠遠的火把亂明。小路

上又無叢林樹木。炤得有路便走。畫一直望東邊去了。衆莊客四下里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

人去。將時遷背剪綁了。押送祝家莊來。且說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

哥哥。前頭酒肆裏買碗酒飯喫了去。就問路程。兩個便入村店裏來。倚了扑刀。坐下。叫酒保取

些酒來。就做些飯喫。酒保一面鋪下菜蔬。燙將酒來。方欲待喫。只見外面一個大漢走入來。生

得闊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粗。穿一領茶褐紬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絹搭膊。下面

聖嘆外書

人亦有言不遇盤根錯節不遇利器不足以見其難也此奇筆也寫宋江打祝家莊亦尋常戰門之戰耳耐庵之展諱故未製

穿一雙油膀靴。叫道：大官人教你們挑了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忙應道：裝了擔少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却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面前過。楊雄却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你如何在這裏。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眼。却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裏。望着楊雄便拜。不是楊雄撞見了這個人。有分教：三莊盟誓成虛謬。衆虎咆哮起禍殃。竟畢楊雄石秀遇見的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祝氏三傑誓必殺賊。殆所稱宋家忠義也。者楊雄石秀結伴入夥。而時遷信宿祝莊。索刀不已。殺其雞。殺雞不已。焚其屋。是何舉動。

第四十六回

撲天鵬兩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話說當時楊雄扶起那人來。叫與石秀相見。石秀便問道：這位兄長是誰。楊雄道：這個兄弟姓杜名興。祖貫是中山府人氏。因爲面顏生得龔莽。以人人都叫他做鬼臉兒。上年間做買賣來到薊州。因一口氣上。打死了同夥的客人。喫官司。監在薊州府裏。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維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會。杜興便問道：恩人爲何公事。來到這裏。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薊州殺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時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個來的火伴時遷偷了他店裏報曉雞。喫一時與店小二鬪將起來。性起把他店屋都燒了。我三個連夜逃走。不隄防背後趕來。我兄弟兩個糊塗了他幾個。不想亂草中間。舒出兩把撓鈎。把時遷搭了去。我兩個亂撞到此。正要問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叫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坐。同飲一杯。三人坐下。當下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薊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里。感承此間一個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做個主管。每日撥萬論千。盡托付與杜興身。

文先製題 於東莊立 於李莊立 於祝家莊 於西家莊 之一萬家 三莊相連 勢如虎翼 打東則中 帥西則中 東則中 則東打中 救夫如西 題之難御 亂如六馬 韁所發非 一箭所發 野火所起 非火所起 撲後耐錦 而後耐錦 心舒手錦 妙柔翰點 楊墨翰點 未至山泊

上甚是信任。以此不想回鄉去。楊雄道：「這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

列着三個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處莊上。三村裏算來總有

一二萬軍馬人家。惟有祝家莊最是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個兒子。名爲祝氏三傑。

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個教師。喚做鐵棒欒廷玉。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此可人惜

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西邊那個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個兒子。喚做飛天虎。扈成也

十分了得。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這里

東村莊上。却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不說出緯號留與下楊雄作問甚好能使一條軍鐵點鋼鎗。背藏飛刀五口。百

步取人。神出鬼沒。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遞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

來借糧。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搭救時遷。

楊雄又問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鵬的李應？」杜興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

只聽得說獨龍岡有個撲天鵬。李應是好漢。却原來在這里。」好多聞得他真了得。是好男子。我

們去走一遭。楊雄便喚酒保。計算酒錢。杜興那里肯要他還。便自招了酒錢。三個離了酒店。便

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楊雄看時。真個好大莊院。外面週圍一遭闊港。紛牆傍岸有數百

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樹。門外一座弔橋。接着莊門。入得門來。進廳前。兩邊有二十餘座鎗架。明

晃晃的都插滿軍器。杜興道：「兩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報知。請大官人出來相見。」杜興

入去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裏面出來。杜興引楊雄石秀上廳拜見。李應連忙答禮。便教上廳請

坐。楊雄石秀再三謙讓。方纔坐了。李應便教取酒來。且相待。楊雄石秀兩個再拜道：「望乞大官

之謂其下  
右臂入下  
將浴十六  
戰生擒西  
扈此之謂  
哉其左腋  
東西定而  
職厥三祝  
一難如縛  
會不難易  
者相皆耐  
菴相題有  
眼揜題有  
法搗得至  
力故徒就  
是入論長  
篇尾謂亦  
猶短能事  
數夫向篇  
首一籌量  
其落筆看  
萬難也視  
他寫李祝  
之戰非不  
相當快筆  
欲作因得  
徒恐不礙  
住家便打  
宋江一打

星火去祝家莊取這個人來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上馬去了楊雄石秀拜謝罷一謝為出許多謝令下文何

且請去後堂少敘三杯等待看他說得便極兩個隨進裏面就具早膳相待飯罷一喫了茶李應問此

鎗法見楊雄石秀說得有理心中甚喜三已牌時分四疊寫四句那個副主管回來李應喚到後

堂問道去取的這人在那里看他說得如此便極主管答道小人親見朝奉下了書到有放還之心後來走

出祝氏三傑反焦躁起來書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應失驚道他和我三家村裏

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允如何恁地起來必是你說得不好以致如此總寫李應非意所科以杜主

管你須自去走一遭副主管換正主管○上先寫書次寫主親見祝朝奉說個仔細緣繇杜興道小人願去只

求東人親筆書緘代筆書東換親筆書換到那里方纔肯放李應道說得是急取一幅花箋紙來李應親自寫

了書札封皮面上使一個諱字圖書細又把與杜興接了後槽牽過一匹快馬備上鞍轡拏了鞭

子便出莊門上馬加鞭奔祝家莊去了李應道二位放心我這封親筆書去少刻定當放還寫又

楊雄石秀深謝了深謝總令上留在後堂飲酒等待只是看看天色待晚前寫去久用四句此寫去不見杜

興回來李應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見莊客報道杜主管回來了李應便道幾個回來看他只是

搭今日緣何恁地走出前廳楊雄石秀都跟出來只見杜興下了馬入得莊門見他模樣氣得

緊漲了面皮咨牙露嘴半晌說不得話前店中初遇時却不寫忽於此處話出一個鬼臉兒妙筆李應道你且言備細緣故怎麼地來

杜興氣定了方纔道出畫小人齎了東人書札到他那里第三重門下却好遇見祝龍祝虎祝彪